

明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明儒學案卷二十一

江右王門六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南昌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歷官編修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餘年受俸僅六年以國本兩上公疏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先生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此是不向如來行處行手段而先生記中刪此數語亦慮其太露宗風乎謂陽明知是知非為良知特是權論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發而有是有非吾從而知之謂之照無是無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謂之知是知非則是知之體也猶之好好色惡惡臭好惡之體何嘗落於色臭哉在陽明實非權論後來學者多在用處求辨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得力先生墮其義不可謂非藥石也先生私淑陽明之門人龍溪陽和其最也

定宇語錄

大學之為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為視在耳為聽在手足為持行要往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

於知能而觀其良要以直參其體而已○吾人耳目口鼻雖是箇人還有箇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天地間皆易即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即落一爻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著即是過處○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足能持行這是甚麼就有箇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箇視聽言動以理自然聲為律身為度耳成箇耳目成箇手足成箇手足賢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內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於密也夫子在魯國一用便幹出許大行事出來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生平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箇聖人即求他言語文字之蘊了不可得何曾識得此中之淡淡此是聖人最妙處○人之真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是不能泯滅處○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圓以規至極圓處亦是巧方圓之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學問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遇渴即飲遇饑即食便是若於此中起半點思維計較牽強裝飾即謂之罔○人之氣不要他用事凡從性上發出的便中和從氣上起的便乖戾○居家處事有

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不占而已占非是卜筮擬議在我吉凶亦在我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舉動言語進退不妨慢些○學問只在何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老子曰恍惚有物窈冥有精即今如我身中所謂物與精者何也蓋嘗求之庶幾有似而近見則又異矣以為有聚則有散也有生則有滅也有天地則有混沌也故不欲別凡聖不欲揀是非不欲忻寂不欲厭動常自笑曰吾無聚胡散吾無生胡死吾無天地胡混沌然則此愈難矣○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故親我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長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徇外之心為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脩然而往倏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心者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異之胡為而能喜胡為而能怒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斂人皆曰莫為而為莫致而致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

無以主張是也

論學書

夫性者不思不勉天之謂也意者有識有知人之謂也彼其求覺者果不落於思勉則毋論觀也即推求尋逐皆性也何則分別亦非意也似不得獨以觀為性也倘其求覺者或未離於知識則無論察也即靈心絕待皆意也何則聖諦亦階級也似不得獨以察為意也蓋觀察皆方便之門但可以止兒啼不問何業也性意即天人之分即有以似楮葉必非真楮也故以為諸君不必辨觀察而但在辨性意也

答張陽和

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率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誑乎與吳安節

后不省方商旅不行省方主於察所謂意見是也商旅主於求所謂畔援是也

與徐源魯

非悟無念則未知今念之多危非見天心則未知物則之有自源清而後流潔心寂而後感神

與許敬菴

陽明先生以知是知非為良知權論耳夫良知何是何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月與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非並出而後致是大不致也

秋遊記

直心而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不然猶藏也我輩擇地而蹈詎不自謂躬行

予嘗度之猶然在譽毀之間假鏡一規一矩曾何當於本心

叅政陳象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象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召為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不為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赦平鳳土官皆有功績丁憂歸萬曆甲戌起湖廣叅政不赴以學末大明非息機忘世無以溪造遂乞休癸卯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值劉兩峰在焉即師事之間以其說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敖宗濂王時松劉爾松輩十有七人共學兩峰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為會青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陋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盍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

象山論學書

答友人書曰人之生而來也不曾帶得性命來其死而往也不曾帶得性命去以性命本無去來也乾性坤命之理合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悟性修命之學還復其性命之本然通天地萬物為一貫者也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苦心哉聖言正以明乾坤無可毀之理此理萬古常然一瞬息未嘗不然有去來

則有動搖有增損有方所惡得謂之一體惡得謂之一貫予故曰性命本無去來也姑借譬之明月之夜兩人分路而行一人往南月隨之而南一人往北月隨之而北自一人以至於萬人自南北二路岐以至於千萬路岐皆然謂月不隨人去來衆人疑之謂月隨人去來智者笑之然則月未嘗隨人去來也斷可知矣雖然懸象之月其體魄可指而見蓋形也而非形形者性命則形形者惟形形者而後能形天下之形天地萬物孰為之始咸資始於乾元乾元性也天地萬物孰為之生咸資生於坤元坤元命也天地萬物由性命而生猶之人子由父母而生不得不謂之一體也惟一體故稱一貫惟一貫故無去來後儒誤認錯解以為人生時全帶一副當性命來人死時全帶一副當性命去如此而後為之備道全美略無虧欠此言近理而易信不知其割裂支離其悖一貫之旨遠矣○夫人一心之應感一身之勤動其事殊矣其在五倫上用心則一也於此盡道便是聖賢胚胎於此造業便是輪迴種子於此一切置之不問便是釋氏作用所以吾徒與釋氏決分兩路決難合并釋氏之言與吾儒相近者間一借證以相發明使人易曉亦自無妨必欲一一效其所為則舛矣又曰天地絪縕即氣即理即理即氣萬物化醇人一物也人在天地絪縕之中如魚在水中不可須臾離也魚不能離水而未嘗知水人不能須臾離道而未嘗知道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明道之責歸君子聖

遠言湮各得其性之近莫知所取衷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又曰苦修後悟方是真悟了悟後修方是真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此名徹悟亦名真修悟修並舉譬則學與思缺一不可而思最易混見故孔子謂思無益其教人曰慎思子夏亦曰切問近思又曰此學尋求到四面迫塞無路可行方漸漸有真實路頭出此路須是自己尋出不是自己尋出的辟如畫圖上看山川照他路徑行不得又曰學莫大於變化氣質而變化必本於乾道故曰乾道變化又曰知來者逆謂以乾道變化其氣質而逆修之聖賢變化其氣質之偏長學者變化其氣質之偏蔽一本之乾道也既未濟兩言伐鬼方教學者變化其不美之質當如此一為氣質護短包藏禍心誤已誤人終身無出頭之日又曰此理非常目在之不能悟非常目在之不能守象山先生云人精神逐外到死也勞攘精神逐外不逐外只在阿堵中辨之修德者以此自辨取友者以此辨人又曰死心二字是學問斬關將身死易心死難自古慨慷殺身者身死矣心未可知也故曰身死易心死難天嘗以死心機會教人而人未易受一切危境危病及遭際人倫之變異常拂逆皆教人心死也甚矣天心之仁也世人福薄故未易受龍場驛萬死一生陽明先生福氣大故能受死盡世情心洞見萬物一體本原然後靜坐功夫可安而久久則用功愈密心量愈無窮際無終始見得一體

愈親切有味此心與此理漸漸有湊泊時也一或不見已過一或執見解為實際精神便外照象山所謂到死也勞攘者假饒屏絕萬事趺坐溪山積以年歲何益乎又曰復見天地之心以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心之外無天地也這箇天地之心便是學問大頭腦便是萬物一體大本原只因不復故不能見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又曰復而後有先妄學問未見頭腦時舉心動用無非妄也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瀟吉之安福人鄉舉不仕徵為禮部主事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吳康齋鄧潛谷章本清及先生為四君子初先生遊青原聞之與人曰青原詩書之地也笙歌徹夜自兩鄒公子來此風遂絕兩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契其言兩鄒與之談學遂有憤悱之志歸而考索於先儒語錄未之有得也乃稟學劉三五以科舉妨學萬曆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蘭谿徐魯源黃安耿天臺聞天臺生生不容已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惡釋氏即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間無往非神神凝則生雖形質藐然而其所以生者已具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

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焉有此即張橫渠水漚聚散之說核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一而已矣舍各具之外無所謂統體也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寧有聚散之可言夫苟了當其生平不息之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即其生時神已不存況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迴與儒者之賢愚同盡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劉調父論學語

曰必明於行之原乃知所以修行若遇事檢點無事則離所謂可離非道也故行也者行乎其所不容不行則無往而非修行矣趙純父曰即今擁爐向火亦修行乎劉大治曰向火能不放心即是學問調父曰即好色能不放心亦是學問乎劉任之曰恐是不著察調父曰只今孰不著察抑曾見有人置足爐中者乎周恩極曰心體至大至妙當向火自向火當應對自應對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舜之用中顏之擇乎中庸孔子之祖述憲章只是能全盡此向火之心體耳不放心者放失也不失此心體之全也著察者猶默識也默識此心體之全而存之也曰不放心曰著察豈能於無思無為上加得一毫今之所謂不放心所謂著察皆有所造作於心之內矣

復禮會語

夫耳目口鼻形也而所以主夫耳目口鼻者性也或謂落形氣之性尚屬後天必求所謂未生以前者而完之夫曰未生矣則安用完之而又安所致力以是不得不托之想

像想像則終非實見雖有呈露勢必難恒用功愈密入穴愈深夫耳之欲聲目之欲色無生之真機也然而視非禮之色聽非禮之聲則其中若有不自安者亦無生之真機也故君子之治性惟於吾心之所安者而必滿其量焉則凡欲聲欲色之欲無非真機之流動又焉往而不得性哉天地有盡此性無窮彼外生生而求無生面目者轉瞬之際已不可持能不朽乎

與王中石

知味心也遇飲食則知味遇父知孝遇兄知悌遇孺子入井知怵惕窮天徹地無非此知體充塞故曰致知焉盡矣○存心者能盡其心體之量者也盡其心體之量則知乃光大無遠不燭

與章斗津

聖人本吾不容己之真心撫世酬物以事處事何其空也天地有盡此不容己之心實無有盡何其不磨也

與趙純父

近溪羅先生會講有僧在座近溪問之曰儒者言心言性言念言意言慮言才紛若繭絲諸微細惑試一一為我破作何稱謂曰稱相公曰父母云何曰稱行曰為諸生時廣文云何曰稱字僧大聲何近溪云汝乃有許多名色近溪恍然下拜丘汝止述之調父曰夫紛紛名號由人所稱信矣然令夫人喚先生名家公稱先生號先生能安之耶以斯知三千三百探之則漠然而無達之則森然而有強有其所無命之曰鑒強無其所

有命之曰滅鑿與滅皆不可以為道

論名理

夫欲有二有不容不然之欲有心所沉溺之欲自不容不然者而言無論欲明明德之欲不可去即聲色臭味之欲何可一日無何也皆天也自心所沉溺而言無論聲色臭味之欲不可不去即行仁義之欲亦不可一日有何也皆障天者也

去欲說

去欲特學中之一事耳辟如人君統六官治四海孰非其事而專以捕盜為役一追胥之能耳何國之能為曰如子之說則心無事矣曰心自有事尋事持心障心實大如目之為用本無所不睹若注視棘猴將迷天地凝神吳馬或失輿薪舍去欲去念等事則宇宙內事無非事矣○耿先生謂學有三關始見即心即道方有入頭又見即事即心方有進步又要分別大人之事與小人之事方有成就我安福彬彬多談學者或從性體造作以為明或從格式修檢以為行或從聞見知解以為得則於即心即道已遠又何論第二三關也

復禮會語序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見天而不見人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見人而不見天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則天與人互見其半惟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則知天知人一以貫之

督學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溪人父虞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
歷禮部郎官出為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跡韜光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
先生而傳先生自序為學云弱冠即知收拾此心甚苦思強難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
恰好有箇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為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良思不出位
恍有契證請於念菴師師甚肯之入仕後交遊頗廣聞見議論遂雜心淺力浮漸為搖
眩商度於動靜寂感之間參訂於空覺有無之辨上下沉掉擬議安排幾二十年時有
解悟見謂弘濙反之自心終苦起滅未有寧帖處心源未淨一切皆浮幸得還山益復
杜門靜攝默識自心久之有一種浮妄閑熟習心忽爾銷落覺此中有箇正思惟隱隱寓
吾形氣若思若無思洞徹淵澄廓然邊際夙與常念不同日用動靜初不相離自是精
神歸併在此漸覺氣靜神恬耳目各歸其所頗有天清地寧冲然太和氣象化化生生
機皆在我真如遊子還故鄉草樹風烟皆為佳境矣先生溪於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
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傳而外未之或見也蓋深見乾
元至善之體融結為孩提之愛敬若先生始可謂之知性矣

萬思默約語

人於事上應得去是才未必是學須應酬語默聲色形氣之外於自心有箇見處時時

向此凝攝常若無事然一切事從此應付一一合節始是學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為天地萬物萬事之主雖無物未嘗一息不與物應酬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但其感處常寂至無而有甚微甚深不可測度必極潛極退藏庶其可見眾人心常浮動隨物祇在事上安泊舍事如胡孫失樹無時寧息以事實心蔽塞天竅何由得見此體是以雜念紛紛全無歸泊心源不淨一切皆浮雖向好事亦是意氣意見總屬才質耳與真正性命生幾感通流行了無相干安得為學○自人生而靜以上至日用見前渾成一片無分天人坤者乾之用不坤則非乾故用九貴無首坤初惡堅冰夫資生之後形分神發類誘知開陽亢陰凝隨才各異不能皆順乾為用於是必有保合太和之功蓋坤在人是意意動處必有物物必有類朋類相引意便有著重處便是陰凝是堅冰亦是有首失却乾陽本色所謂先迷失道也所以聖人於意動微處謹履霜之漸收斂精神時時退藏齋戒務以一陽為主消蝕意中一點陰凝習氣喪類從乾使合中和所謂後順得常也到德不孤不疑所行方是黃裳元吉○堯舜兢業文王小心孔子一切有所不敢不如此則非乾乾所謂以誠敬存之也故學者先須識得乾元本體方有頭腦蓋坤以乾元為主元是生理須時時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意思以此意自存始不失乾元太始氣象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夫不習即不學不慮是自然的如耳聰目

明手持足行孩提啼笑愛敬何嘗習來自與天地變化同其妙用若待一一習得能做幾多事業動手便滯只區區形局中一物而已故說敬必如明道所云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方是合本體功夫不似後儒拘滯於形局也○誠意功夫只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分曉故曰必慎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雖絕無聲臭然是非一些瞞他不得自寂然自照不與物對故謂之獨須此處奉為嚴君一好一惡皆敬依著他方是慎○小人一節或云自欺之蔽不然此正見他不受欺人欺蔽他不得所以可畏不容不慎蓋此中全是天命至精人為一毫汙染不上縱如何欺蔽必要出頭緣他從天得來純清絕點萬古獨真誰欺得他如別教有云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穿出身外何以故金剛不與身中雜穢同止故所以小人見君子便厭然欲掩其不善便肺肝如見此厭此見豈小人所欲正是他實有此件在中務穿過諸不善欺瞞處由不得小人必要形將出來決不肯與不善共住故謂之誠誠則必形所以至嚴可畏意從此動方謂之誠意故君子必慎其獨若是由人欺蔽得何嚴之有○或謂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就用說知止就是心止處說似有不同曰體用原是一心物我皆同此止未有心止物不得所止亦未有物得所止心不止者如處事一有不當則人情不安是物失所止自心亦便有悔吝不安處是吾心亦失所止須一一停當合

天則人已俱安各得所止方謂之止非謂我一人能獨止也此正是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即所謂知止也故知止致知是一箇功夫○平天下平字最妙溪味之令人當下恬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冷萬古常寂學者須見此氣象格致誠正與修齊治皆行所無事不作頗僻不落有所人人孝弟慈便人人定靜安浪靜風恬廓然無事總一箇至善境界所謂安汝止也何等太平蓋古之帝王起手皆是平的意思故結果還他一箇天下平後世不然多屬息氣意見造作功能自己心浪未平安能使人心太平古人平的氣象未夢見在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之不知之知是所知因感而有用之發也是知之知是能知不因感有常知而常無知體之微也此體是古今天地人物之靈根於穆中一點必不能自己之命脈夫子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全是發明此件聖門學者惟顏子在能知上用功終日如愚直要瑩徹心源透根安立其餘多在所知上用力子貢所謂文章可聞皆是所知惟性與天道不可聞者始是知體○顏子資高其初以為事物不必留心便要徑約直從形而上處究竟仰鑽瞻忽無有入處故夫子教他須一一從事物上理會由博文方有依據事物透徹方是形而上者顏子竭才做去久之豁然覺得何處有高堅前後渾然只當前自己一箇心便是前日能仰鑽瞻忽者視聽言動處處顯露不加減分毫無上下

亦無前後故曰如有所立卓爾但顏子博約與後儒說不同博便是博乃約的如處事必討自心一箇分寸如讀書必本自心一箇是非如聖賢格言至論一一消歸自心一切種種散見處皆見得從自心條理中出久之覺得只是自己一箇心凡不遷不貳不遠復皆在此一處分曉又何等約故自博而約語有次第博即是約理無先後同一時事若後儒所云博是從外面討分明作兩截做精神耗蝕何由得卓爾○孔子一段生活意思惟顏子得之最溪故於言而悅在陋巷而樂却以如愚守之其餘則多執滯若非曾點說此段光景孔子之意幾於莫傳以三子照看便見點意活三子意滯於此反照自身便知自己精神是處一切不應執著識此便是識仁蓋生活是仁體夫子言語實落又却圓活要善體會如言敬云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有甚形狀借賓祭點出甚實落然如字又不著在賓祭上令人照看便可悟敬的意思如云言忠信行篤敬以忠敬屬言行煞是著實却云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見何物參倚亦是令人當下自見有箇不著在言行上的時時存主蓋夫子處處指點心體令人自見現前一箇如有立卓的體段乃天所以與我者所謂仁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是推說正要見性命之實在人尋常喜怒哀樂中其未發就是那能喜怒哀樂的常自然在也明其至近至易也聖人位育功化皆從平常自在中來無為而成